

別樣芭蕾舞劇



柏林漫言
余逾

對於這一場柏林國家芭蕾舞團演出的《吉賽爾》我已期待已久，半年前就訂好票了。記得當時訂票的時候，國內喜歡芭蕾舞的好友們著實羨慕了一番。柏林國家芭蕾舞團首席Iana Salenko出演的吉賽爾早已聲名在外，看過的都說她簡直就是現實中的精靈一般。

和我相約前往的有柏林業餘芭蕾舞班的同學和家人們。一個不算小的劇場，竟然還偶遇了好幾撥認識的人。

坐在舞台下，和朋友閒聊說起柏林那麼多業餘芭蕾舞工作室或者業餘舞蹈機構，感覺很多都不像是業餘的，至少是半專業的，差的可能也是要麼有「童子功」，要麼練了十年以上。這位土生土長的德國朋友告訴我，像我們這個年紀或者再大一些的人，童年在德國只要學舞蹈一定都是學芭蕾舞。那時候還沒有韓國街舞或者現代舞，再加上當時的東德有很多來自俄羅斯或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嚴厲的舞蹈老師，所以只要幼年學過芭蕾舞的人，大都基本功很扎實。



▲ Iana Salenko 出演的吉賽爾。

朋友也給我介紹當天的女主角吉賽爾的演出者Iana Salenko，這位在柏林國家芭蕾舞團已有十九年之久的寶藏級芭蕾舞家。Iana Salenko並不像傳統的芭蕾舞者那麼高挑和纖細，也並不是傳說中選「苗子」的標準裏長胳膊長腿那樣的天才芭蕾舞者。相反，她的身材更為嬌小，小小的身體裏卻有巨大的力量和扎實的技巧，這讓她的舞姿顯得尤為輕盈。比起大個頭的芭蕾舞演員，她更像一個能「飄」起來蹦跳的小精靈。這讓她很快在舞蹈界脫穎而出，她在很多高難度動作中的控制力和平衡力堪稱一絕。

不難看出，Iana Salenko影響了很大一批舞者，後來進團的來自南美的舞蹈演員們也為傳統芭蕾舞界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在柏林這個國際化的都市裏，他們有更大的包容度去嘗試更多的可能性。

Iana Salenko帶來的這一場《吉賽爾》果然與我多次看其他芭蕾舞劇團演繹的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充滿靈氣的Iana Salenko一出場便贏得了觀眾們抑制不住的掌聲，她對角色的演繹已到了如火純青的地步，從神態表情到身體，甚至連手指都散發着靈動的氣息。

身邊的小朋友們已經看得屏住了呼吸，目不轉睛地看着舞台上絕美的表演。哪怕是芭蕾舞劇並沒有任何的台詞，光靠舞蹈來講述一個故事，也能讓他們如此着迷。好看的不僅是生動的故事情節，更是美不勝收的舞姿和編舞變化。

演出後Iana Salenko獲得了柏林頒發的傑出貢獻獎，感謝她這些年來為舞蹈界作出的貢獻以及為許多想學舞蹈的兒童提供的極大支持。舞台上嬌小玲瓏的她，散發着奪目的光芒。

這便是柏林，一個充滿各種可能，一個有機會看到無數閃光的藝術家的地方。

最靚的仔



人與事
郭曉懿

有個朋友，出生於小鎮。當年沒有錢買汽車，於是買了輛紅色摩托。平時非常愛護，時不時拿布擦洗，多年之後依舊煥然一新。他經常騎車在鎮子裏飄。要知道，早些時候，鎮上別說汽車，連摩托都是稀罕物，很多人羨慕他騎摩托風馳電掣的模樣。那時候，他覺得自己就是鎮上最靚的仔。

後來他來到城市，發現很多城市都不能騎摩托，買汽車又太貴了，買不起。多年後，和我談起此事，還是很懷念當年的日子。

我完全理解。從小鎮到城市，不全是好的體驗。在鎮子上，他騎車而過，是眾人矚目的焦點。但是到了城市，只是萬千人中默默無聞的一員，一切都要重新開始，甚至連最喜歡的摩托都不能騎了。這個心理落差是很明顯的。

有時，有些現代都市人，也挺無聊。看到幾百萬牌子的車，就覺得比幾十萬的好。看到幾十萬牌子的，又覺得比幾萬的好。實則，花了大價錢，也不一定用得上好車的性能，最後可能落了個虛榮心罷了。

正因為他出生於小鎮，那時候也沒有幾輛汽車，反倒是遠離了這些無謂的虛榮心，一心一意地照顧好自己擁有的摩托。不知道為什麼，聽完他的描述，特別是那句最靚的仔，絲毫沒有違和感。反倒經常想像，他騎着摩托，在家鄉小鎮道路上奔馳的模樣。

一個人騎着摩托，任由秋天的風從耳邊陣陣吹過，放眼望去，麥田金黃，在風中波浪起伏。此時，捏緊油門，飛馳而過，所有熟悉的風景，剎那間都變得影影綽綽。那一刻，世界如此清爽，自己就是鎮上最靚的仔。

想想，真是挺美好的青春回憶。

《領潮》的文字魅力



燈下集
姚振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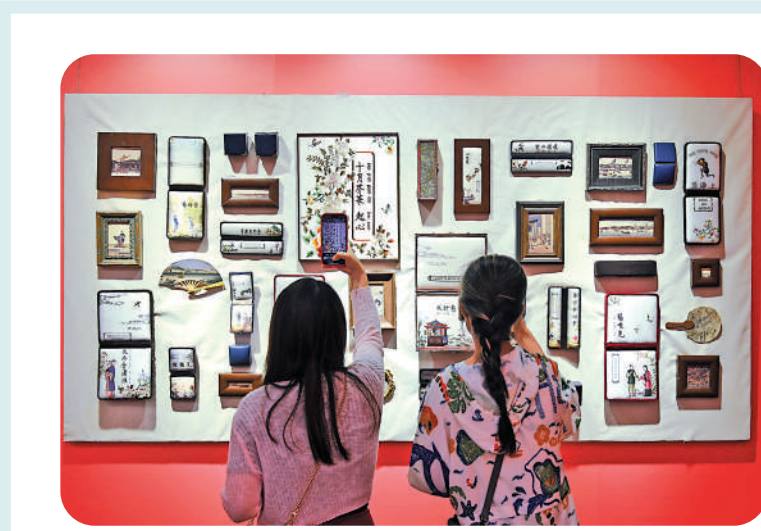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三日，「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報告文學作家陳冠柏撰著的《領潮：魯冠球傳》正式出版，好評如潮。承他在第一時間將書快遞給我，當我拿到這本沉甸甸，五十一萬字、六百三十七頁的厚書，那份喜悅真無法形容。

我從未讀過企業家傳記，這一次當然是例外。對大部頭的作品，雖然喜愛，也只能讀讀停停。面對《領潮：魯冠球傳》這樣沉甸甸的著作，雖老眼昏花，精力不濟，卻毫不猶豫地決心啃一遍。

冠柏在書中列舉了大量中外文學家的經典語言，借鑒和融會到作品之中。他在表述《領潮》中的人物對象，千絲萬縷，龐大複雜。他把企業的發展史，家庭的興衰史和個人的成長史，聯貫在一起，又要各具特色。書寫面對的是：機器——萬向節，是冷冰冰的；人物——魯冠球，是深切切的；企業——跨國市場，是熱騰騰的，異彩繽紛，軟硬交錯。他卻能以個性化的鮮活語言，描述得栩栩如生。

語言，隨着傳主的成長發展而變化。魯冠球的童年時期，大都用的是蕭山鄉土方言，「爸，你真願意我去修車？不怕我做『倒灶』了？」進入社會辦農機廠時，他努力改變蕭山土話，發言時讓助手給講稿注上拼音，學講普通話。成為企業主角後，他說話變得斬釘截鐵：「要把隊伍素質抓上去，品德好，文化高，業務強，把腦袋充實起來。一個口袋，一個腦袋，兩個袋子缺一不可。」萬向節走向國際市場，他成了董事局主席時，那已是大將風度：「一天做一件實事，一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不改，哪裏有創新；不創新，哪裏有效益；沒效益，哪裏有分配；不付出，天上怎麼會掉餡餅。」

全書中整理的「思想庫」一章，極為豐富，非常精彩。這是陳冠柏寫出一個「具有精神和文化內涵魯冠球」的重頭一章。作者與傳主的語言碰撞，可謂相互匹配，珠聯璧合。一個有高超的思想，一個有犀利的筆力。沒有魯冠球的原始思想，陳冠柏提煉不



▲ 作品《The gift》吸引參觀者。

廣繡「禮物」



市井萬象

「陽光·土地·水——廣繡青年藝術作品展」在廣州市二沙島嶺南會展覽館舉行，展出的作品主要來自廣州、佛山、中山等地，作者以中青年工藝美術行業藝人、廣繡傳承人為主。

中新社

建築詩人貝聿銘



流動空間
方元

貝聿銘的作品回顧展將於六月下旬在香港開幕。這將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文化盛事。如果能用一種植物來比喻一個人的才華和品格，那麼貝聿銘在我心目中就是一株高節凌雲的常青竹。說到這位享譽國際的建築大師，香港人會立即想到位於中環的中銀大廈，而貝聿銘寄予它的寓意正是竹子——節節高升的凌雲竹。

古人用詩文詠竹，貝聿銘則以建築詠竹。他的建築語言像詩一樣精粹、優美，結構工整嚴謹，創意揮灑自如，既有行雲流水的韻律，又有抑揚頓挫的節奏。所以，貝聿銘是一位建築詩人。中銀大廈即是他送給香港的一首詩。

竹文化自古就存在於中華文明之中，存在於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之中。中銀大廈是竹子的象徵，這是現在人人都知道的事。但在貝聿銘講出來之前，人們會把這座現代的、幾何形的摩天樓與中國傳統的竹文化聯繫到一起嗎？

一般的人很難從抽象的建築外表上聯想到竹子。誠實地說，我作為一個有建築學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人，在第一次見到中銀大廈時也沒有看出竹文化的寓意。這是因為我有兩個盲點：第一、我把貝聿銘看作是一個美國建築師，忽視了他的中國文化背景；第二、我缺乏他那樣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其實，中國文化的背景和修養正是貝聿銘建築藝術大廈的兩塊基石。

貝聿銘能如此嫺熟地把中國傳統元素融進西式現代建築，這並非偶然的靈光乍現，而是長期文化修養的厚積薄發。實際上，貝聿銘經常強調他的華人身份和文化背景。他說：「我是在中國文化中成長的」。「我不能否認我的中國背景對我下意識的影響」。「雖然我在美國住了六十多年，但我還是中國人。我的看法還是中國的看法」。

因此，如果要深入認識貝聿銘的建築藝術，那就必須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像大多數海外華人一樣，貝聿銘對中華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感。他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通過自學來提高中國文化的修養，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他說：「我這一代的中國人都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實際上，他的赤子之心和桑梓之情也是其建築藝術的一個特點。這在他為中國設計的建築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北京香山飯店和蘇州博物館。他取竹的意象作為中銀大廈的象徵亦是活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精彩範例。

出這些文字；沒有陳冠柏的提煉，魯冠球的這些思想也無法形諸文字。正是陳冠柏所說：「魯冠球滿足了我作為作者的願望，他有夠豐富的精神素材儲備供我使用，提供了一個作家渴望的文學典型性的豐沛條件，具有從本源形象到文學形象的生成基礎。」他把散落的珍珠，連綴成一件珍珠玉衫，才有了《領潮》像美人那樣展現於讀者面前。蘇軾把文章稱為「珠玉」，有詩為證：「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陳冠柏寫出了魯冠球語言的洞察力，展現出他思想深邃，生動活潑的一面。如形容一個人的成敗：「一個人好比一滴水，滴到酒缸裏是酒，滴到糞缸裏是糞。」表現有些人的戀家：「三天見不到家裏的煙囪是要哭的。」陳冠柏認為，魯冠球的這些語言，恐怕連有些文學家也想不出來的。其實，他倆也是語言的對手，有一段對話，現在已被當作段子流傳：魯冠球對陳冠柏說：「我與你的名字中都有個『冠』字，是有緣。」陳冠柏隨即機智地回答：「我只是『冠』了一棵

店和蘇州博物館。他取竹的意象作為中銀大廈的象徵亦是活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精彩範例。

貝聿銘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和設計技巧。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如果要選出三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那麼我相信大多數的建築師和藝術評論家都會投票給三座建築：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一九七八年建成）、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金字塔（一九八九年建成）和香港中銀大廈（一九九〇年建成）。這三座建築都曾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有幸的是，貝聿銘獲得委託方的充分信任和鼎力支持，完成了這三座地標性建築。歷史和事實證明，它們不僅是貝聿銘藝術的巔峰之作，也是世界建築藝術的經典之作。

這三座建築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都採用了三角形的空間和結構。其實，不單這三座建築，在貝聿銘的其他作品中也能見到三角形。儘管他說自己並不偏愛某一種幾何形，但人們還是把三角形看作是他的一個設計特點。那麼，三角形有什麼特別的魅力讓貝聿銘一再採用呢？

三角形建築空間的魅力在於它能加強透視效果，給人帶來生動活潑的視覺感受。我們熟悉的、常見的建築是四方形的，它在視覺上有兩個透視點。三角形的建築則不同，它有三個透視點，因此可以產生更豐富的、更戲劇性的空間藝術效果。

除了視覺藝術方面的原因，科學技術方面的優點也是一個有力的理由：在工程力學上，三角形具有結構穩定、堅固和經濟的優點。例如在中銀大廈的設計中，由於採用了三角形結構，鋼材的

用量比香港的同類建築降低了四成，同時還可以把樓建得更堅固、更高。

三角形空間有利有弊，並非適合所有的建築，也並非每個建築師都可以用得好。在這方面，貝聿銘無疑是一位「武林高手」。他在分享中銀大廈的設計經驗時說：「建築師應着重關注建築的形和空間的互動。說到形和空間，就要把光影和人的活動考慮進來……把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便可使人在建築中得到美好的享受。」

回顧展選擇在香港舉辦首展是再合適不過了。貝聿銘是一位中西文化合璧的華人建築師，而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薈萃的中國城市，兩者的結合是相得益彰，既能突出貝聿銘的跨文化視野，又能強調香港的國際化特色。

貝聿銘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曾隨父母在香港生活，成名後多次回香港訪問及做設計。他在香港設計過三座建築，除了中銀大廈，還有位於銅鑼灣的新寧大廈和新寧閣。前者是三十層的辦公樓，後者是十六層的公寓樓，均於一九八一年建成。遺憾的是，地產發展商於二〇一三年拆除了這兩座建築。如果在六月的回顧展中能看到這兩座建築的圖片和模型，那將是一件好事。

貝聿銘希望人們如何來看他的建築回顧展？他的回答是：「建築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素，而不是為了觀賞……因此，建築要適應人的活動，使人有尊嚴。這即是我對建築的看法。我希望人們能在我的作品中確認這一點。」這句話雖然是他在二十年前說的，但在今日仍然發人深省。他提醒我們，建築應以人為本，建築師除了要關心藝術，更要關心人，關心社會。



▲ 貝聿銘設計的中銀大廈是香港的一個地標。作者攝

樹，你是『冠』了地球呀！」當時一句戲言，如今成了事實。

在寫到魯冠球每年年終作總結發言時，他從來不說八股套話。為了對企業的發展審時度勢，他曾抄下兩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這是唐代詩人羅隱在《籌筆驛》中，寫諸葛亮的詩，意思是時勢順利時彷彿天地都齊心協力，大運一去即使英雄也難以指揮自由，說明要居安思危，不能故步自封。因此，他給萬向定下的標杆是：「求精是萬向人的職責，攀高是萬向人的使命，思遠是萬向人的追求，踏實是萬向人的生命。」

一部作品的成功，離不開精彩活潑的語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總之，陳冠柏《領潮》中的多副筆墨，來源之一是對一百二十多人的採訪。天分加勤奮，功到自然成。當你看到書後的致謝的名單中，包括兩名魯冠球的主治醫生，就可以得知他寫「生命力：與癌症抗爭」一章中，所嫺熟使用醫療語言，便不會奇怪了。